

# 太阳的芳香

(俄) 康斯坦丁·巴尔蒙特 著

谷羽 译

巴尔蒙特诗选

K. Balmont.



# 太阳的芳香

巴尔蒙特诗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俄) 康斯坦丁·巴尔蒙特 著

谷羽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阳的芳香: 巴尔蒙特诗选 / (俄) 巴尔蒙特 著; 谷羽译.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9

(诗歌俄罗斯)

ISBN 978 - 7 - 5495 - 5814 - 8



I. ①太… II. ①巴… ②谷… III. ①诗集—俄罗斯—近

代—IV. ①I512.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 177018 号

出品人: 刘广汉

丛书主持: 魏 东

责任编辑: 魏 东

装帧设计: 赵 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  
(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882/883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 山东省桓台县唐山镇驻地 邮政编码: 256401 )

开本: 850mm × 1 168mm 1/32

印张: 9 字数: 80 千字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 丛书总序\*

俄罗斯文学的核心毫无疑问是诗歌。普希金、莱蒙托夫、丘特切夫等诗人的经典诗作，每一个俄罗斯人都会背诵几首。自孩提时代聆听妈妈朗读开始，直到暮年晚霞时刻，诗人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一代代人走人生之路。在俄罗斯坎坷不平的历史进程中，每逢重大历史转折，恰是诗人表现出深邃的智慧与先觉之明，把同代人的思想、向往与

---

\* 本序为编者特邀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彼得大帝学术与艺术学院院士、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名誉理事弗拉基米尔·阿格诺索夫教授为“诗歌俄罗斯”丛书而作，并由其夫人李英男教授译出，特此致谢！

诉求放声表达出来。俄罗斯诗歌所特有的哲理性、情感性和敏锐的公民意识使其远远超越美学价值范畴,早已成为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遗憾的是,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诗歌知之甚少。如果说,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已在全世界广为流传,获得了可与荷马、莎士比亚、歌德相媲美的荣耀,那么俄罗斯诗歌却刚刚被西方少数文学爱好者所认知。乍一看,很费解,其实原因很简单:诗歌翻译比散文翻译难度更大,不但需要高超的外语水平,还要具备一定的诗才,方能较好地完成。一般认为,诗歌译者本人应该是诗人。

在这方面,中国的读者是很幸运的。或许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是诗歌大国,对诗歌有特殊的爱好和崇敬之感,诗歌翻译一向被视作崇高事业。众所周知,俄罗斯诗歌与俄罗斯小说同步传入中国。近百年来,从事诗歌翻译的有许多如雷贯耳的大家:瞿秋白、郭沫若、戈宝权……他们的接力棒后来又传给下一代杰出的翻译家:查良铮、赵洵、高莽、顾蕴璞、谷羽、刘文飞、郑体武……我就不一一例举了。

由于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的社会环境,当时尤其吸引读者的是俄罗斯诗人酷爱自由、敢于向当权者挑战的勇气。普希金是理所当然的自由使者,作为“革命诗人”、“自

由歌手”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推崇。《自由颂》、《致大海》等充满浪漫情怀的诗歌鼓舞着人们闯过了战争与革命的岁月。据悉,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普希金的作品已全部译成中文,而且有不少是多次重译。现在新译作还不断问世出版,普希金的作品对几代诗人(如公刘等)产生了深远影响。我觉得这一文学现象在世界文学交流史上构成一种奇观。

二十世纪末,俄中两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推动人们去重新审视过去,对文学文化有了新的需求和进一步的认知。我注意到,如今使中国读者着迷的不仅是俄罗斯诗歌的革命性、社会性。俄罗斯诗人善于观察景物,捕捉大自然之美,通过自然景象发现哲理、感悟妙不可言的宇宙奥秘,这与中国诗歌“触景生情”的传统颇为相近。难怪近几年,像费特、丘特切夫等抒情诗人引发了中国译者的兴趣,中国诗坛也涌现出不少与之遥相呼应的新作。

我听说,阿克梅派的诗歌如今也受到中国读者的青睐。其实,八十年代,当白银时代文学在俄罗斯掀起一股热潮时,白银时代一些杰出的诗作已经译成汉语,在中国文坛上找到了许多知音和崇拜者。2012年我有幸参加杭州大运河国际诗歌节,结识了西川、欧阳江河、翟永明等中国当代著名诗人。在交谈中发现他们无一例外地熟读过

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等俄罗斯诗人的作品。他们还在各种场合表达了对俄罗斯诗歌由衷的热爱,使我深为感动。不少中国当代诗人(如王家新、高莽、吉狄马加等)把诗作献给普希金、叶赛宁、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抒发自己的情怀和联想,形成了颇有意义的中俄诗歌跨时空对话。

总而言之,俄罗斯诗歌对中国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无可否认的,不少诗人和研究者都指出了这一点。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继承和发扬这种优良的文学交流传统,使新一代广大读者继续阅读了解、懂得欣赏俄罗斯诗作。让人欣慰的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勇敢应对时代的挑战,大胆推出“诗歌俄罗斯”丛书,并即将出版普希金、费特、勃留索夫、巴尔蒙特等四部诗选。译者是德高望重的翻译家、学者谷羽教授。据悉,正着手编辑的还有莱蒙托夫、丘特切夫、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曼德施塔姆等诗选。这样就基本上可以将俄罗斯诗歌宝库中最为灿烂夺目的瑰宝奉献给读者。唯一使我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尚未听说有出版马雅可夫斯基诗选的计划。琢磨其原因,或许是因为过去俄中研究者惯于用政治化的眼光去看待这位伟大诗人,俄罗斯学界近几年才放弃了这种研究角度,发现马雅可夫斯基不单单有《列宁》、《好》等革命诗作,而且还著有一系列感

情十分细腻的抒情诗；不仅有激昂乐观的高调，也有洞察二十世纪悲剧的忧患心理。作为抒情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完全可以与帕斯捷尔纳克平起平坐。

最后，我想再次表达对丛书译者、编者和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敬佩和感激。在经济效益起主导作用的氛围下，愿意从事诗歌翻译出版工作的必定是有胆识、有热心的人。祝愿你们一帆风顺，顺利完成这一重大出版项目！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be 'H. H.' or similar,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2014年2月16日



译序

## 从辉煌到陨落

——太阳歌手巴尔蒙特和他的诗歌

谷 羽

假如时光倒退回一个世纪之前，放眼俄罗斯文学天地，你会看到诗坛上空高悬一轮辉煌的太阳，大气磅礴，君临天下，其灿烂的光芒无与伦比。这轮太阳就是当时的诗歌之王巴尔蒙特。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巴尔蒙特连续出版的四部诗集：《寂静》（1898）、《燃烧的大厦》（1900）、《我们将像太

阳》(1903)、《惟有爱》(1905),是当时俄罗斯最为畅销、最有影响的诗歌名著,可以说这些作品征服了广大的诗歌爱好者,也使同时代的诗人自愧不如,不敢与之争锋。这几本诗集给诗人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也是他创作巅峰阶段的标志。

然而事物的发展规律总是物极必反,太阳有升就有落,颠峰状态难以持久,高峰过后就是下坡,诗歌之王巴尔蒙特同样逃脱不了这样的命运。随着时代风云的变幻,他渐渐淡出了诗歌爱好者的视野,十月革命后不久,他离开了俄罗斯,长期侨居国外,俄罗斯人有意无意地忘记了他。昔日的太阳失去了光辉,逐渐变得暗淡,诗人和他的诗歌无声无息,渐渐被岁月的沙尘所掩埋。

但是,真正的诗歌作品,经得起时间的筛选。珍珠埋在土里,终究会有发光的日子。一个世纪之后,俄罗斯人重新审视他们的文学遗产,终于再次认识并且高度肯定了巴尔蒙特诗歌的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作为巴尔蒙特诗歌的爱好者和翻译者,我愿意向国内爱诗的朋友们介绍这位诗人。让我们一起聆听他高亢华丽的声音,欣赏他独具一格的诗作。

## — 歌唱太阳赞美风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巴尔蒙特(1867-1942)是俄罗斯象征主义诗歌第一浪潮的代表性人物。他出生于弗拉吉米尔省乡村一个贵族家庭。十九岁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转年因参加学潮被开除学籍。二十三岁出版第一本诗集,未引起任何反响。第二本诗集《在北方天空下》抒发了公民的忧伤,带有模仿涅克拉索夫和民粹派诗歌的痕迹,此后转向象征主义。二十世纪初出版的《燃烧的大厦》、《我们将像太阳》,使他名震诗坛,成为公认的俄罗斯诗歌之王。安年斯基认为巴尔蒙特开辟了诗歌创作的新路。勃留索夫在一篇评论中写道:“在俄罗斯文学中,就艺术技巧而言,没有人能与巴尔蒙特比肩而立。”就连象征派大诗人别雷和勃洛克也都坦然承认他们师承巴尔蒙特。

谈到诗歌创作,巴尔蒙特说过:“我认为,象征主义诗歌除了具体内容以外,还有用最纤细温柔的线与它保持有机联系的潜在内容。”象征主义诗人大多追求朦胧的意象,采用隐喻和暗示,甚至带有神秘主义倾向。巴尔蒙特和他

们不同。在他的诗中，意象明朗，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较为紧密。比如，追求光明，歌颂太阳，是他始终喜爱的主题之一。因此，人们称他为“太阳诗人”或“太阳歌手”。在他的心目中，太阳是力与美的象征，是个性的象征，是主体意识的象征。他的诗歌作品肯定生活、乐观向上，具有开朗豪爽的格调，引起了许多年轻读者的共鸣。

《我们将像太阳！……》是巴尔蒙特的代表作，诗篇意气风发，音调昂扬，色彩明快，朝气蓬勃。太阳天天升起，太阳永远年轻。太阳运行，一往无前，充满自信，太阳给予人们以鼓舞和启迪。热爱太阳，才会追求新奇和力量，借助阳光才能分辨美丑善恶、认识卑微与圣洁。热爱太阳的人，才热爱自然，富于幻想，热爱生活，不畏惧死亡，把泯灭视为走向永恒。《我们将像太阳！……》的确蕴含着“美”的遗嘱，字里行间闪耀着金灿灿的光辉。

《我来到这世界……》也是一首太阳的赞歌，抒情主人公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他认为诗人天生的权利，就是观赏太阳、天空、群山、大海，而歌唱太阳则是诗人义不容辞的天职。诗人自信他是天下最出色的太阳歌手，无人匹敌，就连痛苦、遗忘、黑暗和死亡，都动摇不了他的决心和意志。

这首诗采用五音步与三音步交插的长短句式，诗行工

整而富有变化。十个长句有九个以“我”字开头，排比手法营造出一种气势，诗句铿锵有力，节奏鲜明，富有乐感，便于吟诵。它能打动一代又一代年轻读者的心，绝非偶然。但这首诗当年曾受到指责批判，因为诗中的“我”字，成了所谓“个人主义自大狂”的证据，在特定的年代，只能用集体主义的“我们”呐喊，而忌讳用代表个人的“我”字抒情。

巴尔蒙特的另一首诗《我用幻想追踪……》，抒发的也是对太阳的依恋，是黄昏时刻登高望远的感受。脚下已是夜色茫茫，诗人却能在高塔顶层观赏落日。诗中蕴含哲理，但又流露出几丝孤独与凄凉，似乎有“高处不胜寒”的忧虑。从结构角度分析，这首诗相当别致，单行的后半句与双行的前半句相重复，巧妙运用顶珠手法，造成了音韵回环、流畅和谐的艺术效果，读起来朗朗上口，余味无穷。

除了“太阳”这一意象，巴尔蒙特对“风”也情有独钟。《我不晓得明智……》（1902）、《我是自由的风……》（1903）两首诗可说是诗人的创作宣言，体现了他特立独行的个性。随心所欲，往来驰骋，他最大的愿望是把飞逝的瞬间化为诗句。诗人发现，变化的世界彩虹一般奇妙。他挚爱草地、柳丛、田垄、旷原、海洋与天空，置身于自然界总感到心旷神怡。他不愿意跟那些循规蹈矩的聪明人为伍，不愿跟他们对话，只愿呼唤真正爱诗懂诗的畅想家。为

此,他不怕受人责骂,也不怕陷于孤立。

巴尔蒙特笔下的“风”,是自由的风,象征着诗人内心的追求与向往,同时又是健美、雄浑的风,与众不同的风。这种强劲而有气势的风,充分展示了诗人桀骜不驯的个性与才情,当然,也孕育着悲剧性命运的胚芽。《向风呼号》一诗蕴含着预感:“带上我吧,像卷走雪花,/我过冬的灵魂已满头白发,/我吟诗的灵魂开始滑坡。//我已经厌倦词语梦境事业。/无边旷原上威严的风啊,/请把我带你辽远的边界。”艺术的风与时代的风交织在一起,终于把诗人卷向了遥远的天边,这符合巴尔蒙特的心愿,但也昭示着他的无奈。

## 二 风暴中的苦闷之舟

巴尔蒙特的诗是多声部的,既有向往光明、歌颂太阳的豪爽明朗,也有表现苦闷、抒发惆怅的迂回婉转,诗人痛恨生活中的黑暗与不平,真诚渴望社会变革,一度倾向革命,1905年革命时期,曾经创作出许多富有革命激情、锋芒犀利的诗篇,但是这种与社会变革相呼应的情绪维持的时间不久,他更多的时候固守自己的性情与创作理念,不愿

改变自己的艺术见解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因而渐渐与社会环境产生隔阂,这是他的诗歌读者逐渐减少的根源,也是他 1921 年最终离开俄罗斯,客居异国他乡的主要原因。

巴尔蒙特的许多诗篇,抒发了两个世纪之交社会动荡时期知识分子的彷徨与苦闷,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良知,但是无力改变社会现实,只能发出孤独的哀叹。因此,风中的芦苇,濒死的海浪,苦闷的小舟,便成了诗人关注的意象。

《芦苇》是一幅色调阴沉的画,又是一幕只有几句台词的独角戏。芦苇象征和暗示着诗人困惑的心境,使读者联想到诗人所处时代及生存环境的险恶。深夜、沼泽、泥潭、下沉的残月、沙沙作响的芦苇、苇丛中明灭不定的星火、蟾蜍和毒蛇……这一连串的意象营造出荒凉凄迷的气氛。芦苇向残月提问,残月却默不作声。困惑的苇丛陷入了苦闷。但闪烁的星火是黑暗中的亮点,毕竟透露出一丝希望。

《白色火焰》展现了奔腾的海浪,既像万千匹白马,又像跳荡的火焰,联想大胆而奇特。但充满活力的波浪终归在岸边平息,像火焰一样渐渐熄灭。面对此情此景,诗人心中萌发生死转化仅在瞬间的感悟。俄罗斯诗人丘特切夫写过一首诗,题为《海驹》,以骏马神驹比喻汹涌奔腾的海浪,巴尔蒙特显然借鉴了他的隐喻手法,但是他更侧

重有关死亡的体验,而不像丘特切夫侧重哲理的探索与追寻。

熟悉俄罗斯诗歌的读者,必定知道莱蒙托夫的《白帆》,孤独的白帆呼唤风暴,似乎在风暴中它才坦然。巴尔蒙特创作的《苦闷的小舟》仿佛是《白帆》的姊妹篇,两首诗之间有着内在的呼应。白帆呼唤暴风雨,暴风雨真的来了,苦闷的小舟有了切身的体验。《苦闷的小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现实社会的动荡使他惶恐,而理想境界又求之不得,纵然梦中有闪光的圣殿,却难以找到通往那里的航线。小舟难以弃水靠岸,因此,被黑暗和风浪吞没,便成了难以逃脱的命运。

这首诗不同凡响之处,在于诗人采用了奇妙的同音手法,赋予诗句以魔笛般的魅力。原作以四音步扬抑格写成,押交插韵,韵式为 abab,这和传统的俄罗斯诗歌保持一致。而同音法的采用则显示出它的新奇。第一个诗节一、二两行七个词,全部以相同的辅音开头,重读的元音有四个相同,而且排列有序:

Вечер. Взморье. Вздохи ветра.

Величавый возглас волн.



同音法并非巴尔蒙特的发明,但是他把这种艺术手法推向了极致,运用得十分娴熟,充分显示了诗人驾驭语言和韵律的才气与功力。看来,不仅词汇、音节,甚至细微到每个音素,一切语言材料都俯首听命,听从诗人的调遣,这不能不让人佩服。译这样的诗自然相当困难,但也决非不可转译,因为汉语灵活、简练、词汇丰富,是世界上最适于写诗的语言,自然也是最适用于译诗的语言。

黄昏。海滨。寒风呼啸。  
骇浪吼声撼动了天地。

运用汉语拼音的形式,可以更清楚地显示出两行连续七个词以相同的声母开头,再现了原作的风采:

Huanghun。Haibin。Hanfeng huxiao。  
Hailang housheng handongle tiandi。

有人说,辅音同音是文字游戏。从这首诗来判断则未必,如果作品没有实质性的内容,热衷于玩弄技巧,当然不可取,但如果诗中既有真实情感,又有时代特色,艺术手法有创造性,那就不该轻易地予以否定。